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二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畢文簡公士安傳

學士畢

仲游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於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諫世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諫之五世孫曰衆憲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相構爲戶部尚書諡景公相爲鄴王府司馬相之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德名之五代孫植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植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大夫人球生府君又琳嘗以策干漢高祖於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相國扈彥珩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於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於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於觀城公纔年二十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公所撰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於是博綜群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三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絕少數以事至推官解中禹偁貌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於推官解中使治書學爲文父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交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於壁上禹偁竊從後對其工亦書於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按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蚕由此禹偁寔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及在公

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 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司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藉其土地人民上之於有司而賦入之數倍於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於朝廷然海瀕之民新得 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正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海瀕之民亦欣得 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者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益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辯色即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墻堵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詔王出閣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

太宗皇帝

卷二

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龍衣銀帶鞍勒馬勞問之詞史傳載之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 上讀累首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 上喜曰卿之言 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 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諱韞韞傳煥類是時 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湊 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 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以次不在畢某下 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弟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耳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由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乞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公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 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 真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

由諫議大夫為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
給事中其出入輔道必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以為天下之
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 真宗皇帝即位遂授尚
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為他官時以嚴正稱
及為京尹 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官府常從為庭職授外任
者必遣至公所戒敕而後使行公劾姪以嚴正稱及官府常從
第四十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強
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
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於 上前
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為學士請出遂以尚書
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頃博學博覽其辭歲滿
召入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寇 上以御劄詔百
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 太祖 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
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為憂
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拍言財用大畧
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徧於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既興
則虞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即須千數散亡抄掠
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
嚴有司唯英雄材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
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資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
貴近恩澤僧佛施利伎巧麀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
曼之費頤一切罷去以贍軍須非唯事理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
力書奏 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踈眉隆准望之如冠玉常
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為常其累載史傳與真無
復出處之慮而著年厚德 上益尊禮之會太子沆卒中書無宰相
上欲用公為相乃先以公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 上曰
未也行以卿為相矣公頓首辭謝 上曰朕倚卿為相豈特今日
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為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
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等為朽豈足
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 上曰準固 朕所

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李杰曰公曰准嘗自任以重復尚氣節不為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 陛下聖德親

柔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挽撻獨不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謂無難者

上曰雖然當藉鄉宿德以鎮之不一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

亦同日為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 上意也謂準公及

壘鄜國賊碑解準契丹益犯邊北川大畧皆警公既與萊公為相

始議請 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

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 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於

上前曰要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

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帥委任責成復議戎輅

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淵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

則反失機會請巡早晚當俟中冬萊公曰人兵在外故須 陛下

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 上乃詔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

用公議其議錄公上幸澶淵九卷載之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撻覽

引兵壓境從騎掠威虜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

所至為官軍擊却乃益引兵東駐陽城淀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

使王繼忠戰陷虜虜七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

其虛實止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繼忠見普公韋諮而公獨以為

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 上曰自古德德南為中原強

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

奏雖至而虜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對曰 陛下以至仁撫天下

德冠今古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 陛下精於

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凌復燕境今既來寇封畧銳氣屢

挫雖欲罷去且耻於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

之 上於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議通和見與公繼忠於凌而

契丹之衆遂犯王超大軍超等拔兵不動乃引兵攻瀛洲甚急瀛洲拒之

不得入欲乘虛抵具冀天雄兵備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遣駕諸軍赴

澶州用雍王元份為留守而朝以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

於 上前 上乃駕北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 上欲幸澶淵親

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驩
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侵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戎
帥順國王撻覽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
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虜得其要領亦與使人辨之俱來
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
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爲宰相之力也先是上
已嚴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
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屏疾從行真宗手
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且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唯
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顧其願也數日疾
少間追及澶淵見於行在麟韓觀使傳及真及從上還兵罷罷乃
擇要軍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
照保州楊延明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還互市除鐵禁招復流
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虜嘗積已連責因
當時之務而爲法制如諸道權酷之額不得增益囚已論死而雪
活者爲勞與訴不干已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於天下至今安
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領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
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公惶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
於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遂斬之萊公復安於位未幾夏
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於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唯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
無事人給家是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郤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唯
表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爲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
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真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
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東家事
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盧勳宅執政論所條
奏事其來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
不俟輿轎步出至殿廡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及詔內侍省
副都知竇神保肩輿公歸私第而薨年六十有八上即日及其
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心詔皇城使

愛州刺史衛紹欽監護喪事發百日有司具齒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葬謚曰文簡公薨 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 朕南府東宮

以至輔相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等贈鱗牌

四十六卷 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為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次長慶公薨時為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

九人從善終 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

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為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公喪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於當世

其夫人公知制誥詞云文府國華行敬天爵老於儒學孝於周行目

未身多得而文傳亦自束髮即知修飭為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躬行之至為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口語未嘗有過失其諫說

人主至切不為曼辭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鑄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 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

豈獨晉史 上以為名言遂即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 晉書

之嚙規九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賤贈宗族調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沒之日所餘俸祿無幾

比過詔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為宰相乃見 真宗皇帝面奏之且曰 陛下嘗謂

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群臣莫不聞今畢某仕宦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 陛下所謂清德

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祐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 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為生竊

謂 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為私惠之時也 真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於家 上念功未

已因詔給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緡帛緡錢非常比也 國朝錄 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八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

公門下人也公既力薦寇準為相進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年遂皆為名臣唯楊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妻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贖禹偁禹偁乃能為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為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為宰相宮中因事猶以畢校書名之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鮑自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為郡守 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 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 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匿殊甚未嘗遷也 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始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為相畢其所薦也有功領祿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為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者為文章詩篇皆辨麗闕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為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奏議其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

李處耘子繼隆

舍人曾

鞏

李處耘字正元上黨人在周以右職隸 太祖帳下建隆元年擢宣徽北院使三年改南院兼樞密副使乾德初周保權乞師討張文表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 太祖面授處耘方畧俾圖荆南處耘次江陵百餘里外潛遣數千騎入據其城高繼冲請舉族歸朝荆湖平坐與延釗不協責澠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處耘多機謀嘗權知楊州有善政識度詳敏論事造理頗以功名自任惟受遇恩報勇於敢為朝廷以延釗宿將乃處罪處耘處耘亦不自辨子繼隆繼和繼明繼靖 太宗明德皇后即其女也繼隆字霸圖以父任為供奉官嘗從宮還自蜀與馬墜棧道絕問十餘丈不死又更戍邵州至長沙遇蠻寇手足中藥箭前得良藥無恙從曹彬平江南 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皆伺獻捷有機事悉不顧行繼隆獨赴闕 太祖以城未下頗怒其來繼隆奏曰塗遇大風天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書至 上語之曰汝所料矣江南偽將盧絳擁兵數萬繼隆獨諭之威信而降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繼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有功雍熙初屢破繼遷之眾曹彬北伐繼隆獲虜偽貴臣一人欲欲上其功繼隆力止之師還諸將兵敗獨繼隆振旅成列虜不敢犯即以繼隆知定州有敗軍數萬集城下繼隆給券俾各持詣所隸 太宗嘉其有謀端拱初為鎮州都帥以萬人敗虜八萬逐北數十里初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聞外之事將帥得裁也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 太宗召還面加獎激嘗受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繼隆固執由古原州蔚如河路為便 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壁古原州是為鎮戎軍累擢至節度使 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景德初北虜入寇 上親出征命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先至澶州十一月二十四日虜數十萬逼州北城繼隆與石保吉大破之斃虜將順國王撻覽追奔數十里二十六日駕至澶州幸北門觀兵召見問勞久之其部伍嚴整二年春加賞進其

階邑命下而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繼隆雖貴曹而能以智謀自將好學喜接儒士子昭愛避 章獻太后祖諱故改名四歲補供奉官父繼隆北征昭亮尚幼遣持詔軍中問方畧及營陣衆寡之勢還奏稱曰累擢至西上閣門使 仁宗即位遷東上自是屢領邊任管軍慶曆八年除宣徽北院使加南院知定州以疾頭還爲景陵宮使改昭德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一 贈中書令謚良僖昭亮爲人和易喜交權要而軍政頗嚴爲殿帥有卒博於都市而徹屋椽相擊者捕斬之其軍校連州刺史廷謝亦拔之庭下 上祀南郊而騎卒失所挾乃明日當以恩釋昭亮謂宿衛不謹不可赦原卒配隸一軍子淮賢淮寶淮貴淮贊淮賡淮智淮貫淮賞

侍中曹公利用

舍人 曹

肇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少慷慨有志節讀書略通大意父諫明經及第至右補闕換崇儀使利用以父遺恩補殿前承旨轉右班殿直選郵延路走馬承受景德初駕幸澶淵契丹來議通和利用適

卷八十五

二

奏事行在樞密院選以使虜既講好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仍賜第一區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爲廣南安撫使賊平遷引進使大中祥符七年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天禧元年同知院二年知院事三年樞密使四年加同平章事乾興元年加左僕射兼侍中充武寧軍節度使天聖三年加司空五年封鄆國公明年改保平節制又明年趙人告其從子納逆謀遂罷以本官兼侍中判鄧州及納誅降上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公用錢貶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內臣楊懷敏逼使自縊以暴疾卒聞年五十九利用徂奉使之勞驟居大任遂自驕肆奏事簾前頗不祇肅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親舊或乘間獲進故不免禍既死人或以爲冤子沔淵泳初樞密院旣以利用名聞 真宗令召問以觀其志明曰王繼英奏利用言得將君命雖死不避即授閣門祗候假宗儀副使奉書以行 真宗曰彼如貪歲賂亦細事爾或求閩南當以理絕之對曰若有妄求臣不敢生還 其言及見戊母橫板車輓布器皿與利用共飲食果首及閩南利用曰若歲求

金帛以助軍費猶恐大臣議或不同割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
合人高正始曰奉國而來本爲閩南止得金帛誠愧見國人利用
曰若尔則兩國之兵未有休時矣虜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而
與報使韓杞同至復致書幣以往許其和好自是河朔罷兵利用
與有力焉其後宰相李迪面斥丁謂姦邪利用馮拯皆有照黨利
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及王
曾作首相利用爭班曾爲班首利用有不平之意皆其驕盈自伐
故爾

李漢超觀察

前人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仕周至殿前都虞候 宋興累迁至齊州
防禦使閩南兵馬都監有善政齊人愛人詣闕求立碑 太祖命
徐鉉爲文賜之刻石太平興國間除觀察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漢超知人疾苦善撫士卒死之日軍中皆殯涕初在閩
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爲妾及貨而不償者 太祖召而問之
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閩南契丹如何曰歲
苦侵暴曰今復爾邪曰否且漢超 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
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閩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
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負 朕姑貰汝慎勿復爲也不足於
用何不以告 朕耶齊棣鹽酒之利數倍它郡何繼筠在棣漢超
蒞齊皆得用以養士而朝廷不計其所費

郭進巡檢

前人

郭進深州人少傭作有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之者富人
婦竺氏陰告之乃之晉陽漢祖留帳下北寇屢安陽漢祖遣進拒
戰虜敗進以功除刺史又德光盜據汴京復北歸進請以奇兵間
道入洛州因定河北諸郡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爲剪
除吏民頌紀其事詔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壓汲郡山
間者稍衆間出攘奪又不能滅進往攻勦絕民以安居改洛州團
練使郡人頌其善政建隆初遷防禦使久之除雲州觀察使訪竺

氏已死得其女撫養以適富民時劉繼元據井門未下以進兼西山巡檢二十年不易其任進聽訟善以鈞距得其情軍政嚴肅戰無不克 太祖遣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耶進殺汝矣以郡之租賦聽其養士卒有司不復會其出入其待之如此 太宗征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北虜來援晉寇進擊敗之并人氣喪既而為田欽祚所誣進剛忿不能辨乃自經而死欽詐偽以暴疾聞 上深悼之進喜朋人急所至有遺愛在洛州植柳種荷芟徧城中外其後郡民皆見之有垂涕者 太祖刻五季之弊開億世之業明於知人任將有術付郭進以邢州李謙浦以隰州俾制太原界何繼筠以滄景賀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俾控北虜授姚內斌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俾禦西寇不易其任皆十餘年待之以不疑斬之以遠効來朝賜食殿坐遣之則賜予加等擢何繼筠以節制示必以懋功之賞餘不過沿邊巡檢欲激其進取之心故二十年間邊郡無事者非適然也

党進節使

卷之六十五

83

同前

党進朔北戎人幼為天雄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候建隆初除刺史以軍功累擢至節度使嘗摠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日太祖問之卒挺以軍司所書兵騎戎器數請 上自視 上益喜其朴直巡擢京師見珍禽奇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邪晉邸命親吏臂鷹鷂亟欲放及知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為笑其變詐多此類杜重威之後寒飢進常分俸以給士夫或媿焉

曹翰節使

同前

曹翰魏郡人少為郡小吏周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幕下世宗鎮澶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周祖寢疾不俟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為冢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摠決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於道懼其過

正陽劫兵器叛盡殺之世宗不加責乾德中伐蜀以翰帥荆襄數出山開道商旅以濟又詔兼漕運而糧餽不乏蜀平全師雄擁衆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延讓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謀知賊欲三鼓復攻城誠擊拚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準而潰遷蔡州團練使從征太原會河決詔翰董役指日而訖事後復有決其績用亦然曹彬平江南翰獨下池陽而煜將有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億萬計僞言欲攻廬山羅漢鑄像於闕下詔從其請因調巨艦十百同所得以歸朝廷函容不加詰問錄其功授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復從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翰兵東隅有卒得蟬以獻翰謂諸將曰蟬水物而陸居非其所也又能行不能進則城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卒如其言師還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未行詔翰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授五騎以五色旗爲介候如思寇則奉白旗之類又起烽燧於境上虜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濟乃歸鎮居數歲汝陰令孫崇訟其不法翰得實前奪官爵送登州久之復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咸平初賜諡武毅翰天資忍貪曰多智數喜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乱對上奏事雖數十條皆嘿記不少差

符彥卿太師

同前

符彥卿字冠侯宛丘人父存審後唐節度使封秦王五代史有傳彥卿初任莊宗於太原鄭從謙之亂左右皆去唯彥卿與王全斌力戰射殺數十人莊宗遇害慟哭久之天成中大破契丹於喜山至晉領同州節度兄彥饒以滑臺叛上表乞歸田里晉釋不問契丹寇河朔彥卿駐澶淵高行周被圍於鐵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彥卿獨以數百騎奮擊虜遂道行周獲免開運二年契丹十餘萬衆圍晉師於揚城城中無水人馬多渴死會大風揚塵彥卿遂與張彥澤皇甫遇謀乘勢決戰虜敗弋主乘車馳而遁軍帳兵械悉爲彥卿所獲及德光入汴召而責之彥卿曰臣事晉主不救愛死今日惟命德光笑而釋之即遣歸鎮武寧方徐宋間盜賊遂起

彥卿至城橋遇賊李仁恕擁衆數萬徐州彥卿至城下賊控馬首
請同入城彥卿之子昭序自城中遣人大呼曰相公助賊何也城
不可入賊之計不行相率拜馬前而去漢祖得天下封彥卿魏國
公至周封衛王加太傅改魏王宋興加太師開寶三年引疾納節
鉞退居洛下八年間乘小駟游佛寺名園入伏其曠達性不飲酒
謙恭待士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為將有謀善戰所得俸賜
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為用卒年七十六周世宗皇后及 太宗皇
后皆其女也周恭帝及 太祖兩朝俱賜詔不名虜自陽城之敗
不敢呼女名馬不飲齧則究之曰此豈有符王耶虜主北歸其母
問人曰符王安在對曰鎮彭門曰符王不來何其失策之甚其為
契丹所憚如此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參政李公若谷

曾太史

鞏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人少孤遊洛下因葬其考妣於緱氏而占籍焉咸平元年登進士第多歷外官累擢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寶元元年參知政事康定元年以耳疾辭位罷為資政殿學士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以子淑在近侍優渥太子太傅天聖初若谷奉使契丹時章獻太后同聽政奉使者辭於庭下例升殿受旨若谷辭已即趨出太后怒遂不遣荆南注治都監王蒙正恃太后姻家多不法若谷知府屢繩之監司佐蒙正奏徙若谷潭州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死湖中前此捕獲多殺死配隸它郡久復逸歸為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屬吏條前後罪狀磔于市湖中之盜遂息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守多延之堂上若谷獨庶下飲食之安豐苟破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餘陂因旱歲民多侵耕其間雨集將盈則盜決之陂固失灌漑之利者其衆若谷知壽州陂決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并州自昔未有學舍若谷知州始建學於文宣王廟州多降胡間常為盜若谷命集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則并坐倭者則久而釋之在政府嘗言近歲風俗澆薄駕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有氣類今一槩以朋黨名之忠臣恐懼臣亦無以立朝矣上善其言為下詔徹諭焉又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贓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若谷質厚長於治民所至郡邑去多見思一子淑字獻臣若谷通判亳州真宗朝謁太清宮淑年方十三獻文行在上命賦朝謁太清宮詩以稱旨賜童子出身授試校書郎天禧三年宰相寇準薦之除館閣檢討勸準注釋尚書表為檢閱官天聖五年召試賜進士及第箋注御制三寶贊章獻皇太后發願文擢史館修撰上時政十議曰國體曰災旱曰言事曰大臣曰擇官曰貢舉

曰科選曰閱武曰時令曰入閣其議國事曰今災沴既頻賦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賞或濫吏負愆多甄別殊少近臣暫出外任若欲自留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即拜有中路而易者願陛下號令一出要在必當官職一授勿復再改至於國用未足濫官未澄冗兵疲馬橫賞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準三朝出入之數而搏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曰備常賜若謂爵賞濫差號令迭改今間遣使溥推存救之澤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養之理臣願陛下修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費國力未足以弭民災也議言事曰先朝有劉驥者輕為奏疏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捭闔期在必行而近偽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枉法受賂古人察言觀行正為此言也願陛下於進對之際防邪僻之人議大臣曰今歲兩府遷易頻頻其於政體似傷簡靜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三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年始代以薛居正沈倫太宗嗣位唯盧多遜以罪去而復用趙普是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者盡忠退則修省蓋進退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已前三命相惟張齊賢李沆向敏中呂蒙正畢士安寇準六人其後任王旦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其疑似之嫌誠信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太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諧愬真宗嘗謂宰相曰今四方無虞與卿等慎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委相之大體也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元年遂踰千人去歲覃恩以臣料之又軼天聖之數矣先朝嘗論審官流內銓主判若灼有能績為眾所稱者密以名聞當持百升權陛下引對之際一如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弱庸間以退黜庶有所懲勸矣議貢舉曰皇朝開寶以前歲取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負益眾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願陛下納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準議科選曰吏部故事選人吏限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優以授職此有司銓名之式今常調選人判

起循資其其比也 陛下親御軒陛審覈課試非其稱已頗罷此
科又禮部茂材異等求出類之後頗聞鄉薦不獲始來應書望更
為嚴制以革僥冒議閣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儀 國初疆
候未平多親閱心 按殿角射太平興國間築臺楊村備大閱之禮
咸平中闕場東武原發李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躬親訓練今
兵甲不試三十年矣士不聞鉦鼓之聲人不識行伍之列願 陛
下按通禮厲兵講事而躬閱之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
極殿五時讀令之儀冠服佩玉悉從方色月令不順則五診應之
近歲氣序繆矣水旱不節天應以異固當變而整正願 陛下申
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官讀時令於天安殿至尊升坐近臣伏
聽上下交徹以疑庶績議入閣曰唐寶曆之後常以月朔御紫宸
行入閣之禮後雖五代猶或講求施及聖朝 太祖五行其禮多
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諸法設待制復轉對官崇元即今天安殿
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 太宗三行其禮別定
新制就文德殿延增設黃麾仗 真宗亦三行之其禮之廢向踰
二紀願因盛時遵復其制景祐初知制誥自是五除翰林學士兩
以人言不拜而三授端明殿學士侍讀龍圖學士亦皆再兼初知
鄭州作周陵詩三章刻石國子博士陳求古以舊怨訟訕朝廷乃
徙應天府其後包拯吳奎言其嘗請侍養父而不養母中丞張昇
繼論奏之知河中府感風眩而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淑聰悟
博學詳練典故預修 國朝會要三朝訓鑿圖閣門儀制康定行
軍賞罰格又獻係訓二篇所著有書殿集二十卷頴臯集五卷內
制集三卷祭範一卷平棘集邯鄲集各十卷別集并筆語各十五
卷子壽明復圭德芻

學士錢公若水

同前

錢若水字淡成又字長卿河南人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一見以
為有仙風道骨雍熙中登進士第至道初同知樞密院 真宗即
位要求解機務不允以親年高為請益堅乃罷為集賢院學士改
鄧州觀察使判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若水風
流儒雅有文學善議論事母以孝聞所至有譽望接物必以誠評

人貴踐壽天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勢位賢士大夫皆宗慕之有文集二十卷自翰林草詔賜趙保忠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太宗深嘉之知天雄軍詔遣決議城綏州寇衆過河分布隊伍動有師律宿將見者莫不歎服還言城之無益詔已之修 太宗實錄初至道三年春 太宗晏駕有馴犬號呼不食詔遣送陵寢參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遣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爲若水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折嘗從幸大名訪御史中丞令訪近臣邊事若水言臣聞用兵以伐謀爲上御將以用法當先比者傳若水爲帥擁數十萬開關縱寇坐看醜虜殘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楊延勳楊嗣勇於赴敵奮不顧身授任尚輕見功未大臣頤 陛下誅傳若水以徇衆擢嗣勳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聲馳塞外威懾羣胡昔僞晉劉崇結契丹入寇懦將樊愛能何微臨敵不戰周世宗陳晏而戮之因使偏將十數分擊太原崇不敢支戎亦遁去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謀之效也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 太祖畀董遵誨以通遠軍郭進之在關南何繼筠之處鎮定隰州則李謙浦易州則賀惟忠王彥昇之治原姚內斌之守慶名不過沿邊巡檢責其效皆十餘年闕畧其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錄其功賞則絕幸遷之意官卑故易以使久任故知虜情間授睿謀戒其生事是以西寇北虜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爲外患已試之效今皆可行父之比虜未賓復內出手詔詢若水備禦剪滅之術若水言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襲會季布賈誼晁錯生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蘇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戎兵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州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

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未渡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爲未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爲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指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勝敵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積此矣若迺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今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疑令不可違又曰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止兵未嘗小劔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上善其議

包孝肅公拯

同前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祐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允七年薨于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誕初拯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詐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殮之俄有告私屠牛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彊事耶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門耶虜有沮色爲御史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日摺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除陝西轉運使旣行數日有它路監司對而求章

服者 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未嘗自言也可賈三
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斤大臣請罷能一切內降又錄唐魏鄭公
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明慎聽納辨刑朋黨愛惜人才不
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責臣下牽錄懲過其論甚美在陝西奏
罷科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椿竹索數十萬奉使河北
言牧馬占邢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之知瀛州
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無得回易公使錢
遂為著令開封舊制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
徑至庭下辨曲直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
湮塞遂盡毀去宦者偽增地契步數悉奏劾之權貴為之斂迹權
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
屬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
施行及攻罷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擊祁在蜀宴飲過
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脩疏極所奪蹊田之牛罰已重
矣又負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
以革科率之擾其為人不苟合未嘗偽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
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穉子莫不知其
名仕至通顯奉已儉約如布衣時少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
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陶翰林穀

曾太史

鞏

穀字秀實邠州人北齊尚書令唐邕唐丙史侍郎唐儉皆其遠
姓因避晉祖諱而為陶遂不復其舊父渙唐末仕至刺史為邠
州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母自崇本家幼有俊才漢相李崧奇之自
單州判官擢為集校理未幾遂知制誥在周為翰林學士承旨宋
徽宗禮刑戶部三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 宋之南郊法物
制度皆其所定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
能詳究傾險巧詆為時論所薄其進緣李崧崧之及禍穀自謂有
力焉周世宗召為崇諒為學士未至穀諧以為領聖劉崇而遂代
其任世宗語趙上交多謁告穀乃及其受門生名藺事而上交被
黜若是者蓋不可徧錄

戚學士綸

同前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丘人篤於古學喜談名教太平興國八年
登進士第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懿受經
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二
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
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贈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
楊徽之因使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言
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
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命綸之子奉禮郎舜賓主之補誠
為齊助教綸與兄維友愛甚至 真宗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任
綸父之進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祥文荐降歌頌日興綸恐流
俗託朝廷嘉瑞事詐為靈木石之異幻惑愚眾如少君變大者上
疏亟論 上嘉納之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李溥惡其修絮相與
搆譏徒楊徐青鄆州復為勸農使為王遵誨李仲容所誣奏謂嘗
訕朝廷降太常少卿分司卒年六十八

徐常侍鉉

同前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
任李煜至吏部尚書歸朝屢遷至散騎常侍坐累貶邠州行軍司
馬卒年七十六鉉恬淡無矯偽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
多遂其所請布衣蒯亮事奎誕年逾九十鉉延置門下稽神錄之
事多亮之言也初自江南入使會報城陷 太祖厲聲責之鉉對
曰臣爲江南大目而其國城亡此死有餘罪不必他問 太祖歎
曰忠臣也命坐賜予甚厚鉉至京師見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
寒終不御毛褐冷氣致腹疾而卒李煜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錯
文章曰二陸不能及也錯死於江南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
書亦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文集二十卷又有質論
稽神錄行於世嘗受詔與句中正重定說文

楊文莊公徽之

同前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徽之少好學
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爲善詩皆延置客館未幾遂與齊名開廬
山學舍盛即往肄業周顯德中登進士甲科建隆初監方城商稅
因故人出使訪問謠俗徽之爲言海內寧一宜崇儒術以厚風教
太祖疑以訕黜爲天興令蜀平徙徽之 太宗嗣位召還累擢
至諫議大夫爲張洎劉昌言所誣貶鎮安軍司馬 真宗尹京驛
召復舊官爲開封府推官即位除工部侍郎兼秘書監遷樞密直
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卒年八十無子一女適宋氏時外孫綬纔十
年特授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皆同學究出身徽之清素重名教
尚風誼常言温仲舒寇準以博取貴位使後進趨競禮俗寢薄矣
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之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
能詳記尤工吟咏有集二十卷景祐二年詔以徽之 先帝宮僚
特贈太子太師謚文莊

王翰林禹偁

同前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家世微賤九歲能爲歌詩州從事累
士安見而異之勉其勤業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
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權詞館端拱歲上初喜納趙普尤器重
之端拱二年庭試貢士詔使作歌援筆立就太宗謂侍臣曰此
歌不踰月徧天下矣以左司諫知制誥駕幸瓊林苑召至御榻前
顧問語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其將大遇如此因抗疏爲徐
鉉雪誣貶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太子庶子
皇后崩梓宮遷主第禹偁語賓客后嘗母儀天下當用舊典坐訕
謗罷職知滁州真宗即位遷刑部郎中召知制誥咸平初求補
外守本官知黃州卒年四十八初境內有二虎鬪其一死而食其
半又群鷄夜鳴經月不止禹偁以其事聞上遣中貴人乘驢問
勞且爲襪醢詢日官云守土當其咎亟命遷蘄州力疾上道卒
上嘗聞訃嗟悼賜一子出身禹偁辭章敏贍喜談世事臧否人物
以正道自持故屢被擯斥所與游必儒雅稱獎後進如孫何丁謂
遂名重一時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議十卷後集詩三卷

孫學士何

同前

孫何字漢公蔡州人幼嗜書爲文必本經與丁謂同爲王禹偁所
題獎時謂之孫丁淳化三年奉進士殿試及省闈俱爲第一累擢
起居舍人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性辨急嘗任京西兩浙轉運使頗
事苛察殆獨喜稱善後進有文集四十卷子言弟僅僅字鄰幾咸
平初登進士第皆冠天下士學者榮之僅復奉賢良方正科入等
累擢知制誥集賢院學士給事中卒年四十九僅端懿无競篤於
儒學士大夫高其履尚有文集五十卷子和路振字時發唐相巖
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孫避地湖湘遂爲永州人振幼穎悟七
歲聽誦陰符經裁百言而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
其對淳化中奉進士殿試卮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
遂登甲科累擢知制誥詞命溫雅深愜物論卒年五十八振淳厚
無臧否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子綸

宋文安公白

同前

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十二歲屬文建隆二年登進士第又舉拔萃科中高等釋褐授著作佐郎賜襲衣犀帶求外補嘉州玉津令久之從 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白獻平晉頌 太宗獎諭遂京遂除中書舍人賜金紫入翰林為學士至道初加承旨 真宗即位擬陸贄勝子集以獻 上察其意希大用遂命尹京無政事才不任劇乃自求罷以疾請老授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卒年七十七贈右僕射謚文安白之文頗事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善諧謔不拘小節典貢舉得王禹偁田錫胡旦時謂之得人至它所取有納賂者伶人舉為戲言又高年不能決退多致譏誚殆能贍濟親族而恤其孤幼是亦其所長也

揚文公億

同前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嘗夢一羽衣自稱懷玉山人授以而億生有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脫龍言母口授以小經隨即記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 太宗聞而詔江南轉運使李去華以所試文同送赴闕繼三日賜對而試詩賦五篇授筆立成時纔十一歲 上大嗟賞命內侍送至中書令賦詩一章宰臣等刻章稱賀詔授秘書省正字有進脩不已砥礪強堅越景絕塵一具千里之句既謝即求歸鄉里喪父服除從祖徽之知許州往依焉徽之間與語歎其學問該博曰與吾門在汝矣淳化中詣闕獻文命讀書秘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父之除直集賢院徽之在襄陽幕下書疏一以委億及 真宗即位累擢知制誥景德三年入翰林為學士母有疾謁告不俟報而行因以疾求解官授太常少卿分司疾愈知汝州會加 玉皇聖號表請陪祠召為寶冊參詳儀制副使父之薨工部侍郎知貢舉坐譴降秘書監母喪詔起復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七子紘給俸終喪景祐元年樞密使王晦叔上億天禧四年代寇準草奏請皇太子親政斥下道等惡邪事準既逐億亦憂畏而卒 仁宗嘉嘆下詔褒顯之特贈禮部尚書賜謚曰文有司舉故事非嘗任工府及事東宮賜四品無贈官

上曰億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以常典乎億初爲光祿寺丞太宗賞花後苑召命賦詩座側對輔臣誦其警策句明年苑中曲燕億復獻詩上詰有司不時召對曰非貼職制不與立命兼直院表求歸里中迎母特賜錢十五萬太宗知其貧故屢有需資時之公卿賤翰皆出其手在西掖有詔以吏部主事爲大理評事億封還頭詞後同王欽若修冊府元龜詔書局衆論取決於億脩太平實錄八十卷億獨成五十六卷於歷代典章制度尤爲該洽故朝廷議論必取正焉經傳子史百家之學固不通貫爲文敏贍起草細字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滯論治道談世務必稽古驗今究切利病厚風義重名教誘進後學樂道人善賢士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大分姦邪之所愛惡說毀因以聞母病不俟報而皆行以爲慢朝廷又以詆時政之語達於上上愛之有素而又且力爲開釋故僅免焉在翰林嘗以疾告上遣使挾太醫診視表謝上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侍名賢之句其頌遇如此晚年留意釋典臨終有空頌一章其文有括倉夷武穎陰寒城退居汝陽蓬山冠蓋內外制刀筆集共一百九十四卷又別出西崑酬唱號郡文齋穎陰聯唱南陽釋苑等集又手錄時人所作爲儒苑時文錄數十篇真宗嘗謂王旦億詞學無比後學多所法則如劉筠宋綬晏殊而下比比相繼文章有正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旦曰後進皆師慕億唯李宗諤久與之遊終不能得其鱗甲蓋李昉詞體弱不宗尚經典故也

柳開

同前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悟豪勇父顯德末爲南樂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十三歲亟取劍逐之盜踰垣開揮刀斷其足二指及就學講說能究經旨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官至如京使知沂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四子涉遷居荆南仕爲隍城使五代學者少尚義理有趙生者得韓愈文數十篇未達乃攜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爲文之趣自是屬辭必法韓柳初名肩愈蓋慕之也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

時范景好古學開與齊名謂之柳范開垂絕語明人張景曰吾十年著一書可行於世景為名之曰默善辭義稍鳴讀難遽曉開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與交者必時之豪俊 太宗征河東開從駕督糧適常潤有小寇遂選開知常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賞之又解衣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推以赤心夫豈不捷未半歲境內輯寧雍熙初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米信與北虜戰久不解遣使求和開謂信曰兵法約而請和謀也亟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三日復引兵挑戰謀知求降乃以矢盡及幽州救至故復戰爾開因上書願効死邊鄙 太宗憐之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步騎數千以滅胡上方擇文臣有武略者即受開崇儀使知寧遠軍契丹貴將白萬德本真定人緣邊七百餘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說萬德許以藩鎮俾挈幽州之衆內屬萬德喜請為期約使未還詔徙知全州州之西有蠻溪洞粟氏父為邊患朝廷設峽口香煙等七寨不能禦開至選勇健吏往說之不踰月攜老幼至州開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赴闕授州上佐邊患遂息詔賜開緡錢三十萬會有黥卒訟非辜州下吏削二官頃之上書自陳復還舊秩知環州為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悅附徙知邠州 真宗即位遷如京使上書言時政 上嘉納之又徙代州葺城壘戰具諸將沮議因謂其從子浩曰吾觀胡星有光雲多從北來寇殆將至諸將見嫉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沂州是秋虜犯塞

蘇學士易簡子耆孫舜欽

同前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人父協仕至光祿寺丞易簡弱冠舉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淳化四年參知政事與不協為洎所攻至道元年張洎進而易簡罷未幾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整悟初屬文未工及掌誥命能自刻勵在翰林多振舉故事太宗為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以御書宋王大言賦易簡因擬賦以獻曰 皇帝以白龍牋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

簡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環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間陞殿躬掠其理且歎宋王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 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爲朕繼之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爲席兮享祖宗天作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旌并絨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爲石臧也飛雲涌震騰燄燔也剗鵬鰲鯨代牲魚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禮再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三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缺兮滄海乾圓蓋穴兮方輿穿君王壽兮無窮焉時殿上皆呼萬歲 太宗覽而嘉之賜手詔褒寵易簡嗜酒 上嘗以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子耆仕至直集賢院耆子舜欽

劉義叟

同前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人舉進士不中第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術擢試大理評事留爲唐書律曆天文五行志編修官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謝卒義叟通經史百家之學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所究知星曆數術尤得其要嘗以春秋洪範變異休咎十數篇斥古人所強合者其占日月星辰無或不驗皇祐五年日蝕心是時朝廷制樂聲鍾太鬱而不發又陝西錢法大弊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與周景王同占也上將感心腹之疾乎其後月入太微曰宮中富有喪而張貴妃薨至和初四月日蝕各星出乎昴曰契丹主且死矣其言無差所著有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南北史韶負目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八

呂文靖公夷簡懷忠之碑闕

曾舍人

筆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曾祖夢奇後唐爲工部侍郎咸平三年夷簡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仁宗即位除叅知政事天聖六年拜相明道二年罷是年復相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四年罷以使相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相慶曆元年進封許國公判樞密院以判院太重改兼樞密使二年以病特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上愛之剪髭賜以療其疾夷簡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因再辭位進司徒固請老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賜御篆碑額曰懷忠之碑子公綽公鍊公弼公著公孺始王旦嘗謂王曾曰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後果與曾並相夷簡通判貝州按河北水災請除田器之筭重本因詔天下農器皆除筭寇準知永興軍擢巨姦徙湖南過關有上變事者夷簡曰此必有使之者官勿問益徙之遠方上從之權知開封與魯宗道同按雷允恭徙皇堂事真宗即祔廟太后欲神主復日悉陳其平生服玩夷簡曰太后奉遺以保嗣君非遠茲進忠愛民欽天未足爲報也故事輔臣因郊恩遷官夷簡與同僚豫辭之遂著爲式章詒太后上仙夷簡因奏事廉前曰聞夜中有宮嬪亡者太后即起有頃獨出謂夷簡曰卿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它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太后悟迺發喪成服備禮葬之大內災宮門晨未闢輔臣請對上御拱辰門樓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上遣問其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上上爲舉廉見之章獻太后崩夷簡手疏請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士絕女謁遠近悉罷力役節冗費既又立州郡學校授宗室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官置太宗正以摠之郵右廢上欲立民間女陳氏爲右夷簡力止之慶曆初契丹兵壓境夷簡請建都大名示親征之意或欲脩京城夷簡曰此囊斥城郢計也於是建北京天聖初太后臨朝內外無間言夷簡之力爲多議者以其再相增比虜歲賜授宗室環衛官非計之得也

竇偁字日彰其先泲陽人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避亂徙居河南禹鈞五子儀儼偁偁皆有文學中進士第馮道嘗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世多誦之儀字可象晉天福中登進士第在周為翰林及端明殿學士建隆初授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時御史臺諫欲以左右僕射為表首太常禮院言東宮三師合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三師無所據朝廷以儀之議為定五代喪亂之間儀儼乃以文章學問自見於一時所謂豪傑之士也儼字望之建隆初終於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儼博物洽聞通音律曆數 宋興禮樂多所裁定周世宗觀大水泗州記以問儼儼以為天地有五德曰潤曰暎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數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羨備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證陰之始主於淵獻水之行祀於九六九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免者數也若夫辟狂且專又昏不明若雨數至不潤下乃政之所致非數也唐正元壬申之水是已德宗閭蔽篤於自任陸贄盡忠而斥遠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應夫豈虛生偁周廣順初登進士第其右同與賈琰在開封府晉王幕下一日晉王燕射偁琰同預而琰贊美偁過偁叱之曰賈氏子導諛豈不自愧坐客皆失色王亦不樂因罷燕尋白 太祖出之太平興國四年駕幸魏郡召偁至行在 上方議北征偁抗疏極諫而止遂除樞密直學士參知政事入謝 上曰汝何由至此偁曰陛下不忘藩邸之舊耳 上曰乃賞汝面折賈琰也未幾薨于位時明日燕群臣以偁喪故罷

魯肅簡公宗道

同前

魯宗道字少之亳州人少孤苦學嘗袖所為文謁戚綸綸器賞之咸平二年登進士第編歷州縣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它職考所言以為殿最宗道與劉曄同選擇為正言 仁宗升

諸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改正左諭德及即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詔與呂夷簡按視雷允恭壇遷山陵黃室事遷是年參知政事天聖七年薨于位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肅簡特太常禮院言禮無廢朝特設視朝一日宗道質直遇事敢言不為勢所屈為論德時真宗一日遣中人召之至其家俟之久方從酒家還使者曰卿上訝遲將何以對宗道曰第直言之及宗道見帝詢其所對曰有鄉人來貧之探盤至酒家飲之也帝善其無隱而知其可大用初為秀州海鹽縣令疏治東南舊港口道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在諫垣時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罕嘗賜對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自是為故事因言守宰與民至近而未見有區別能否豈朝廷所以為民之意今除一知州補一縣令雖甚庸暗有司無敢擴斥舉天下親民之官贖貸害政十常二二三介然自守孳茲政事殆未易得尚何裕民美化之可冀乎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問其施為才與不才得以進退縣令則命流內銓倣此施行庶乎得良守宰助宣聖化真宗嘉納之宗道在選調久頗患銓格繁密而曲為銓吏之奸弊判吏部流內銓多整革之凡科條闕次悉揭示庶下人以為便七年居政府裁抑僥倖不肯以名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為驕橫宗道屢折之於上前九責戚近習莫不斂迹子有功有立有開

盛文肅公度

同前

盛度字公量余杭人端拱初登進士第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參贊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冠準罷相度以算交結周懷政貶和州團練副使天聖初牽復翰林學士龍圖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參知政事四年知樞密院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為知府鄭戩所發罷知揚州蔡州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還京數日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子甫中甫崇甫初度因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

上西域圖內出繒命工別繪度因言前已圖漢所置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以復宛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形勢禦侮亦至矣唐始置節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有山河之險而未能固有申兵之利而不能禦豈不惜哉今復繪其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爲河西隴右圖願備聖覽 上稱其博度嘗在開封獄失實調監洪州稅上言請復賢良方正科密詔撰策題馳驛以聞又請建四科以取士且言經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堯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筆札求人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於射用科今戒警未除調邊牢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所係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曉法律能按章覆科後亦取其才識兼茂明於射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兼行明道中詔度與御史中丞王隨參定在京并外三十一州軍舊禁解鹽地分曉商旅入錢等鹽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度好學家居唯圖書滿前每歸未嘗釋手 真宗嘗命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苑英華又嘗預注釋御集 真宗祀汾陰 仁宗在藩邸以度掌起居箋表及留守章奏封千春郡王特詔令撰謝恩表所著有愚谷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極中集天禧三年郊恩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毋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度官兵部郎中因請進封其母 上特從其請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其母焉度多猜險僚友皆畏其傾不敢妄語言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與或至詬罵其褊矣如此

韓忠憲公億

同前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學咸平五年登進士第王且以女妻之及歷外官以且在政府避親及且薨乃稍進用 仁宗即位累擢龍圖閣待制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景祐二年同樞密院事四年改參知政事因諫官言不當以子壻爲群

牧判官寶元元年罷知應天府加資政殿學士徙成德軍潭亳州
遷尚書右丞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太保謚忠憲
子綱綜絳繹維縉縉縉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
其惰素嘗奉詔監視向敏中諸子分財產方丁謂用事陰遣所親
諭億欲買向氏長安華嚴川田億至向第而戒其諸子曰土田衣
食之源不可竭也遂忤謂意謂忌知定州曹瑋瑋知萊州慮其或
拒命乃詔億馳往代收其兵欲緣以中億而瑋既奉詔謂亦不能
害三司更奉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効之由丞相而下當坐失當之
罰其不撓如此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萬石或五六倍之以濟
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又疏江流溉民田數千頃至今
以爲利初通判陳州河決屬邑億集澠河丁夫就伐薪芟親督築
不賦於民而河患平知洋州有富民李申喪兄而追嫁其嫂又誣
從子爲它姓而并其資產嫂訟之十餘歲更受賂不得直億按書
牘獨未嘗證以乳醫億密致乳醫以驗決衆皆誦服在樞府元昊
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它禁億請爲除館舍以優待遠人乃
官爲主其貿易實欲防之也詔從之又言天下承平之久武備不
戒請二府各舉才任將帥者數人稍試用之唃廝囉與元昊相攻
已而來獻捷朝廷議寵廝囉以節制億曰二虜皆蕃臣今不能諭
令解仇又因捷而賞之豈綏御四夷之道當如是耶固執不可遂
罷又言武臣宜知兵書而法在所禁請參其要畧以頒焉於是
上自集神武秘畧以賜邊臣其書遂徧天下

宋宣憲公綏

同前

宋綏字公垂趙州人幼聰警額有異相其外祖楊徽之甚愛之徽
之無子盡付以家所藏書以徵之貴恩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
召試中書 真宗奇其文特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同校勘
天下圖經久之復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與文自平同在館閣每
賜書必得二本世以爲榮累擢知制誥 仁宗即位擢直學士院
天聖三年爲翰林學士明年兼侍讀改龍圖學士出知應天府召
還欲大用爲宰相張士遜所抑復翰林學士兼侍讀龍圖閣學士

始端明殿學士端以殿後唐初置學士馮道趙鳳若當其任太平
興國中改為文明殿學士至是又置端明殿學士以寵綬綬辭免
龍圖及士遜罷相明道二年綬遂參知政事景祐四年罷為尚書
左丞參知政殿學士留侍經筵明年加大學士知河南府康定元年
知樞密院改參知政事薨于位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宣憲子
敏求敏恪大中祥符初封檀薈慶 上先賜綬同進士出身翌日
遂由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後苑賞花群臣皆賦詩命綬與安殊同
為之序祀汾陰綬與錢易陳越劉筠所過採集地志風物故實每
舍上之以備詢覽 仁宗即位 章獻太后命綬擇前文字可以
替者養補政治者以上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
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開元臣僚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正理論三
卷上之 太后稱制既久 上未嘗獨對群臣綬言唐開元中睿
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及三品以上除受決重
刑明皇日聽朝除授三品以下決徒刑請令中書樞密院約先天
制是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只前殿對由是
忤 太后意而有應天之命 太后崩詔綬定 章獻明肅章懿
三太后制朝禮綬舉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故事請別立 章
懿太后廟建名奉慈以安神主 上從其議綬又言帝王之御臣
下在乎摠握威柄賞罰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紀以來政出簾箔之
間今 陛下方躬親萬務聽斷有 祖宗英風天下延頸跂踵渴
見聖政若非懲建章弊無以新四方耳目而刑政號令未見勝於
垂簾之日豈非三事大臣未能盡輔佐之道耶頃者除授恩澤多
所希望而因緣邪倖者遂取升擢議者皆以謂恩出 太后而不
由 陛下自親政以來恩賞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臣蓋大臣公
為朋黨罔冒天聰朋黨相結其害實甚或窺測 上旨密令陳奏
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臣恃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
寢長有靈邦政 太宗嘗云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
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 真宗亦去唐
朝朋黨尤盛漸不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願 陛下思 祖宗之訓
念王業艱難整頓紀綱正在今日 上大感悟 章惠太后營王

中正舊第為道觀諫官御史皆言近詔罷修寺觀而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上曰此太后自出奩中物爾言者豈非邀名乎綏因曰是豈知太后所為但見忽與土木遠近詔爾疑似之事人猶妄論設少失則以雖臺諫官不言四方亦自傳布為聖政之累太祖嘗謂一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曾不為耻豈若自不為之而使人無言望。陛下深鑒。皇祖之言常防外廷之議已出詔令且要遵守無令喋喋之人自取名譽也綏又言自古守成之君必兢兢抑畏不忘頓省人心逸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之際消患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後應不亦殆歟此固聖心所詳究臣猶願勸群司交修廢職勿以治平自息勿以纖微不慎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矣臣又切惟陛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幾貴乎斷死謀先乎密守則不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不可于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係願。陛下欽之念之至若朝移清夷深居問燕亦願。陛下愛養聖躬節宣所欲夫四時聲味所以調適六氣乃克和乎自然擁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美哉初尚美人出宮。上召綏面草詔去當求德問以稱坤儀既而聞左右以茶商陳氏女入宮綏因問見曰。陛下乃欲以卑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矣乎及樞密使王曾入對。上首詢之曾深以為不可。上曰宋綏亦如此言時宰相呂夷簡屢論列。上前卒罷之修郊祀綏嘗攝太僕卿陪玉輅顧問儀物典故召對辯洽因撰齒簿圖以進綏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朝廷有大議論皆所裁定於前世文章必深考其得失而時之作者無所臧否集外祖楊徽之詩刻石嘉州明月湖上家藏書萬卷皆手自校正楊億嘗稱其文淳麗尤善賦詠自以為不及也綏之筆札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所著有七集始綏疾不視家母問之必曰少瘳矣又通賓客候問若且安以紓母憂然後事俱已詳處雖家人不知也

劉丞相沆思賢之碑闕

同前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父素不仕以財雄鄉里曾祖景洪事楊

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宗脅景洪附湖南景洪爲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所居山曰后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天聖八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龍圖閣學士皇祐三年參知政事至和元年拜相嘉祐元年罷知南京徙知陳州卒年六十六 仁宗作挽詩賜其家又篆其碑額曰思賢之碑沆個儻任氣所至有治聲決訟多中理時論比之張詠知衡州有大姓尹氏爲僞券以欺鄰人之孤訟久不得直沆至其孤纔二十詰尹氏曰若券曾取證它鄰否其人當有存者尹氏辭絀服刑而歸其田知潭州州有草寇黃提鬼登和尚誘溪洞夷人以擾湖湘北軍至多病死沆募土兵使保地分賊稍困乃令提點刑獄楊敞等八路入討斬首萬餘級遂頓兵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敢殺者與擅殺同於是降者三四萬人賊平召遠而餘黨復叛殺裨將降知鄂州其後權知開封府有張彥方受富民金僞爲張貴妃母越國太夫人奏補助教勅沆抵彥方死不問越國及參知政事包拯論沆緣貴妃進後追冊貴妃爲后而沆爲國陵使旣葬賜妃閔金器百兩辭不受在相位疾言者屢加裁抑又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范師道趙抃歲滿求郡獨引勅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沆乃言臺官將有不測之謀論辨不已遂罷知南京子瑾琢瑄

